

古典文學研究叢刊第一輯 3

隨園詩話箋注

(上冊)

[清]袁枚 著
李洪程 箋注



蘭臺出版社

隨園詩話箋注

(清)袁枚 著
李洪程 箋注



蘭臺出版社

目 錄

上 冊

序.....	0002
箋注說明.....	0008
卷一.....	0014
卷二.....	0105
卷三.....	0190
卷四.....	0276
卷五.....	0357
卷六.....	0439
卷七.....	0538
卷八.....	0632

中 冊

卷九.....	0720
卷一〇.....	0812

卷一一	0894
卷一二	0951
卷一三	1034
卷一四	1124
卷一五	1217
卷一六	1293

下冊

補遺卷一	1362
補遺卷二	1422
補遺卷三	1490
補遺卷四	1545
補遺卷五	1604
補遺卷六	1681
補遺卷七	1734
補遺卷八	1800
補遺卷九	1864
補遺卷一〇	1925

隨園詩話箋注

(清)袁枚 著

李洪程 箋注



蘭臺出版社



李洪程，1938年5月生。河南省衛輝市人。1961年河南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1957年10月在天津《新港》詩專號上發表處女作《放歌太行山水間》組詩，收入作家出版社1957年《詩選》。

1975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鬥天圖》（二人合著）。

1993年在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詩集《人生樂天圖》（獨著）。

1997年在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成仿吾傳》（二人合著）。

2004年在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方塘一鑒》（獨著）。

200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詩三百首今用鑒賞辭典》（三人合著）。

序

詩壇 一座重鎮，文苑一代宗師——袁枚。袁枚，生於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卒於清嘉慶二年(1797)。字子才，號存齋，後改為簡齋。因居住南京小倉山隨園，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倉山叟，世稱隨園先生。浙江錢塘縣人。乾隆四年進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任職三年，因考滿文不及格，由翰林外放。先後任江蘇溧水縣、江浦縣、流陽縣、江甯縣知縣，歷任共六年。乾隆十四年，袁枚三十四歲，辭官歸居倉山，除再起不及一年外，直到終老隨園。

袁枚身歷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一生處於清朝的全盛時期。絕意仕進，讀書著作。鍾愛自然，尋幽探勝。詩文娛遣，宴飲唱和。寬懷厚道，風流曠達。崇尚自由，重視情欲，通性愛色。多才多藝，學識淵博。以其文學家、思想家的卓越丰采，特別是詩人本色的傑出才華，造就一個身兼華夏正統與異端的清代江南才子。

袁枚著作大致有：《小倉山房文集》、《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外集》、《小倉山房尺牘》、《袁太史稿》、《隨園隨筆》、《新齊諧》(即《子不語》)、《隨園詩話》等。

《隨園詩話》是袁枚七十歲以後的一部重要著作，從帝王將相、詩壇名家、命婦閨秀，到布衣寒士、僧尼道士、村童歌

姬，「摭拾傳聞」，「先有話而後有詩」，詩與話融合為一，「愛詩如愛色」，共錄大約一千七百多位詩人的事蹟與詩作，在清代詩壇上形成一道耀眼的風景。流傳之廣，達於海外；影響之巨，一至於今。時代回音，不絕如縷。自宋以來，為數約三百餘種詩話，就其知名度和影響來說，無出其右。當時及此後的歷代詩文名家多對其有所研讀評論，甚至還曾經常常置放於毛澤東的案頭，也展現在魯迅、郭沫若、臺靜農、錢鍾書的筆下。

這部詩話是袁枚詩學觀念系統的集中體現，是袁枚性靈說的結晶。他主張自出機杼，自寫胸襟，詩本真情，詩重個性，詩中有我，詩是真我性情的自然靈動，詩是赤子之心發出的天籟之音，極力宣導神韻風趣與才情、實感與想像融合為一片靈機。在當時以經學論詩的時代氛圍中，袁枚獨標性靈的美學旗幟，「道人所不敢道，行人所不敢行」，確有振聾發聵的巨大效用。性靈是袁枚詩觀的核心，但他的詩觀境界極寬，他提倡詩作自適己意，富有個性，而又避免了一家一格之偏狹。他反對以格律論詩、反對詩以載道之說、反對詩分唐宋之論、反對以考據典故作詩，而又愛書如命，博覽群籍，喜愛用典巧妙入化，典從胸臆中出，喜愛聲韻的修飾，力求和諧自然。這部詩話立言淺切，淡語疏詞，有不假雕飾、天機自然之趣，平易近人，引人入勝。此詩話一出，傳播廣遠，詩人日漸增多。尤其是對於婦女教育、婦女文學的發展，有不可替代的先導之功。這片隨園成了袁枚留給我們的一座可以不斷開拓的詩學園圃。

這部詩話當然也有缺陷，因「甯濫毋遺」，帶來內容的蕪

雜，因晚年多憑記憶，而使徵引談論有不少舛誤之處，因偏於愛色而產生煽情作用，因迷信而宣揚詩識，以致被視為邪門外道。特別是對詩之社會功能、美刺作用有所淡化，盛世尚可，頹世則不合時宜，不近人情。歷來讚譽者有之，詆毀者有之，讚譽與詆毀並兼者也有之，先讚譽而後詆毀者猶有之。但在乾嘉時期性靈派詩人成員多多，有清一代，對袁枚推重和讚譽者，在學界占大多數。畢竟這部詩話語妙當時，而傳於後世久遠。可謂粗服亂頭，不掩國色。當然，這不等於說我們贊成粗服亂頭，我們認為雖不掩國色，也有損於國色。做學問的粗枝大葉不值得提倡，自矜其才而疏忽大意更無須讚美。但是，對已經遠去的古人也無法改變其原有狀態了。我們只好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引起我箋注這部詩話的動機，產生於上世紀末見到幾種新版譯本之後，其譯文謬誤頗多，幾不忍讀。加上我早就喜愛此書，在大學時代就購讀了民國版本。因而抱定意圖，不惜投入數年時間，對全書加以必要的箋注。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四年刊本為底本，參校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顧學頤校點版本、勤裕堂交著易堂印光緒十八年刻本、鳳凰出版社2000年王英志校點版本、大連圖書供應社《新式標點正續隨園詩話》等。箋注詩人出處事蹟，清代者詳，前代者略；箋注典故，生僻者詳，常見者略；箋注字詞，難懂者詳，易解者略。單說用典，袁枚雖然不加提倡，而所選之詩頗多用典，多數用典不傷性靈，甚至還有助於表達性靈。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有史典、今典、人典、物典、文典、詩典、生典、熟典，今天如不注解，

很難說能讀懂全詩。這裏箋注時對作者筆下多種失誤及校點者疏忽之處，一一加以注明和訂正。如：漢代朱福的一次經歷被誤認為李通事蹟，見卷一·一注(5)。蘇軾的〈吉祥寺賞牡丹〉被誤認為及第詩，見卷二·一二注(9)。清人吳燦文之子吳鑒南被誤認為吳萼萊子，見卷二·一三注(1)。誤認戴亨詩不傳，而其《慶芝堂詩集》今存數處大圖書館，見卷三·二七注(5)。誤認清查慎行詩句「廉豈沽名具，卑宜近物情」為唐人詩句，見卷三·六六注(5)。誤認朱豹章妻月鹿侍史張季琬為黃莘田夫人，見卷四·四九注(1)。唐施肩吾「貧女如花鏡不知」誤為宋人詩句，見卷七·七注(4)。譚默齋之「譚」誤為「檀」，見卷七·六四注(1)。劉禹錫詩句「莫道桑榆晚，餘霞尚滿天」誤為白居易詩句，見卷一〇·八注(3)。詞牌名誤，《浣溪沙》應為《減字木蘭花》，見卷一四·九四注(1)。組詞誤，「胡蟲奇姐」應為「奇蟲胡姐」，見卷一五·一六注(3)。引杜甫詩句，二句合一，非原文，見補遺卷九·六三注(3)。「美人梳洗時」四語應為唐杜光庭或鄭遨詩，誤為宋陳師道詩，見補遺卷一〇·九注(7)。等等。大約發現明明暗暗的疏誤有數百處之多。而限於資料的困乏和筆者的水準，尚有不少未詳處和疑難點，待求專家和廣大讀者賜教，肯定其中有些詩人再也無從得知其生平事蹟，只好留作缺憾。

袁枚在詩話中說：「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詩人之詩，可以養心。」但願《隨園詩話》這部奇書，今天能為我們更好地養目養心。

目 錄

上 冊

序.....	0002
箋注說明.....	0008
卷一.....	0014
卷二.....	0105
卷三.....	0190
卷四.....	0276
卷五.....	0357
卷六.....	0439
卷七.....	0538
卷八.....	0632

中 冊

卷九.....	0720
卷一〇.....	0812

卷一一	0894
卷一二	0951
卷一三	1034
卷一四	1124
卷一五	1217
卷一六	1293

下冊

補遺卷一	1362
補遺卷二	1422
補遺卷三	1490
補遺卷四	1545
補遺卷五	1604
補遺卷六	1681
補遺卷七	1734
補遺卷八	1800
補遺卷九	1864
補遺卷一〇	1925

箋注說明

箋注 所用《隨園詩話》底本，主要為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四年刊隨園藏版，著重參考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顧學頤校點本，民國二十三年大連圖書供應社排印朱太忙標點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排印袁枚全集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叢書集成三編所收光緒十八年勤裕堂交著易堂印本，1925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雷瑣箋注本。箋注文字中如果涉及到以上版本，則依次簡稱為「嘉慶本」、「人民文學本」、「民國本」、「江蘇古籍本」、「光緒本」、「掃葉山房本」。此外，偶爾涉及伍氏《批本隨園詩話》，簡稱「批本」。嘉慶本補遺卷八結於「其長子也」，後缺數行文字。補遺卷九結於「皆酷是處州光景」，後缺多條文字。此兩處以人民文學本、光緒本補。

箋注動機，主要產生於喜愛此書，上大學時即購得此書的民國舊版。後來，凡有出版，儘量收藏。箋注動機，還產生於在閱讀過程中發現原書的許多舛誤，多家出版社的白話翻譯更是差錯累累，笑話百出。不辨不足以曉明文義，不注何見得讀通此書。於是抱著一種細研古籍的心情，對此書下起可算是笨拙的功夫。其箋注意圖，主要在於儘量疏通詩文典故，注明詩人生平，校正

原書所述史實、人物及新本本文字、標點等各種失誤。從正式入手到收筆，數易其稿，已歷七、八年之久。

所見人名及詞語前後多有重複，特別是人名更多，一般在書中最先見者予以箋注，後見者注為「見某某處」，即注明卷數、章節次序號、注文編碼，凡是《隨園詩話》前十六卷，注文中則省去「隨園詩話」四字，而《隨園詩話補遺》十卷，則只取「補遺」二字。如「見卷一·一一注(1)」、「見補遺卷一·一一注(1)」。個別重複詞條，前後都加注者，是因為內容的著重點有所不同。也有極個別的箋注，先為虛注，後為實注。因為前文只提到一個名字，而後文的某卷某節則為實際評介。

鑒於重複所見的人名較多，也曾想編個詩人小傳附於書後，但考慮到不少詩人是秀才詩人或民間無名詩人，幾乎是此書獨家評介，想瞭解其零星蹤跡必須查閱此書原文，即使其他詩人想查閱時仍免不了前後翻檢爬梳之勞。故採取以上隨文箋注的方法。

箋注人物簡歷，一般清代以前名人簡略，近人較詳，有必要時標明其出處，著重標明的來源主要是方志和有關文集之類。

箋注過程困難重重。可參考的前人研究成果不多，有的也很難讀到，至於理論上闡發、內容上綜述的成果倒不少，對箋注也無多少用處。我盡可能參考的前人成果是郭沫若的《讀隨園詩話札記》和錢鍾書的《談藝錄》。至於僅有的掃葉山房箋注本，我在完稿時才見到，又特意對照了一遍，認為該書失注較多，有的箋注與我不謀而合，有的存在差異，也有個別的補了我的欠缺。

說到伍氏批註本，我參考極少，覺得分量輕，批語多率意為之，往往溢出題外。更難的是給人物作注，難在名不見經傳者。一般來說，舉人以上的人物，方志上還略可查到，秀才則連個名字也很少能上地方誌，布衣更寥若晨星。然而，評介小人物的詩句與言行，包括民女村姑，雖常常片言隻語，卻是隨園的一種可貴之處，我都儘量從方志和筆記中鉤沉，直到無望時才不得不罷手。即此，餘未詳者，尚且為數不少。這是不能不引為遺憾的。我想大概再尋根究底，有的也只能如此付之闕如了。



隨
園
詩
話
箋
注



上
冊